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马克思主义的建军根本原则
——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林 建 公

国防大学科研部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1991年7月

内 容 提 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建军根本原则。党自创建人民军队以来，就始终牢牢掌握着军队的领导权。因此，这个建军的根本原则，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学说、国家学说、建军学说结合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具体化，也是对我们党和军队关系的最本质概括。

本文运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从党建学说、国家学说和建军学说等三个方面，为读者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材料。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批驳“军队非党化”谬论，说明党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任务就需要有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共产党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也就是放弃了完成历史任务的重要保证。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批驳“军队国家化”谬论，说明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军队是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党对国家要实现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就必须保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中就包含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此，放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把政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批驳“军队非政治化”谬论，说明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保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的性质。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离开了党的领导就要犯军阀主义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的建军根本原则

——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一)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也是缔造、培育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力量。七十年的实践表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建军根本原则，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首先，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建立和领导无产阶级的军队。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首要的条件是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而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宏伟历史任务，就必须建立和领导自己的军队。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这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剥削阶级更替统治地位的革命。尽管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愿意用和平的方式取得国家政权，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让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一定要用手中的暴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残酷地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唯一的出路，就是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都证明这样一条真理：没有一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要夺取政权是万万不可能的。

其次，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作为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关，是占统治地位的哪个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把秩序控制在自己允许范围内的统治工具。构成国家这个特殊的社会权力，有武装队伍，有监狱，还有各种强制机关等物质附属机构，其中军队是构成国家实质的东西。“军队和生产资料一样，从前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压迫工具，而现在在俄国，两者都成了为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的工具。”^①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国家，也没有超阶级的军队；哪个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也就同时掌握了军队。这就决定了作为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的军队，作为统治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只能由本阶级政党的领导，别无其它道路可供选择。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②

再次，人民军队只有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才能完成自身的历史的伟大任务。无产

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与人民军队的阶级性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基础上相结合，构成了党绝对领导军队的特殊关系。自古以来军队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在阶级社会里，敌对阶级之间政治斗争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斗争发展到极端便进入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任何阶级要战胜敌对阶级都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因此，世界上的军队，没有一个不是从属于某一个阶级，并由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或政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名义上是国家的，实际上附属于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由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所控制的。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军队是剥削阶级军队最完备的形式，它对外是垄断资产阶级进行侵略扩张的最野蛮的工具，对内是垄断资产阶级维护其资本统治的最顽固工具。无产阶级政党从不掩饰建立军队和领导军队的政治目的。列宁指出：“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③“革命军队是进行军事斗争和从军事上领导人民群众对付专制制度残余的军事力量所必需的。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④共产党是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因此，人民军队只能从属于自己的阶级，无条件地接受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尽一切努力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服务。

以上从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国家学说和建军学说等三个方面，充分说明了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军队是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党对国家要实现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就必须保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中就包含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此，党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任务就需要有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共产党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也就是放弃了完成历史任务的重要保证，把政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

这里，历史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军队，并把军队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认识有个不断完善的过程。1847年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诞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这个同盟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和《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的思想。1850年，为了成功的进行暴力革命，他们又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拥有自己坚强的武装力量的理论，指出：“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使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⑤当时他们设想，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将采用工人武装起义的形式，而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将以全民武装的国民自卫军来代替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常备军。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特别是通过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使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认识到“全民武装”的局限性和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面对庞大而完备的资产阶级军事机器，仅仅靠建立在群众革命热情基础上的全民武装，是很难形成革命战争所必需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和严格的军事纪律。马克思于1871年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的论断。恩格斯于1873年在《论权威》一文中指出：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对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武装工人的

思想，还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建立由其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作了进一步论述。列宁指出：“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无产阶级只有解除了资产阶级的武装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⑥列宁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通过武装起义，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当时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提出了“废除武装”的错误口号，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与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说：“红军比什么都重要。苏维埃俄国的每个组织都要把军队问题放在第一位。”^⑦为了使创建不久的苏联红军成为真正可靠的社会主义工农军队，在列宁的倡议下，1919年俄共（布）第8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军队的政治领导权属于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列宁在领导红军战胜国内资产阶级叛乱和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革命战争中，不仅阐明了党领导红军的原则，而且还建立了军队中党的组织，设立了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建立了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列宁指出：“尽管有一些军事专家叛变，我们仍然打垮了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在红军中有共产党支部，它们起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⑧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将苏联红军建成世界上第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并战胜法西斯德国，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既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国家学说、建军学说结合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具体化，又是对我们党和军队关系的最本质概括。

中国共产党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党从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创建人民军队开始，就把军队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方面，党要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必须建设一支归自己领导和指挥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另一方面，人民军队要保持无产阶级性质，从胜利走向胜利，必须无条件地、全面的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党是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工会、合作社、军队、政府（与其他阶级联合的）、国会党团等阶级联合的一切形式，均须受党的领导。中国党是照这一条建立的，但在党员中认识不很深刻”。^⑨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群众运动上，还不懂得组织军队和准备战争的重要性。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党总结了血的教训，许多共产党员开始认识到，现在中国革命的最大阻力是军阀势力，这是目前革命的最大障碍。要铲除，就得靠革命的进步军队，同军阀势力对立、斗争。1925年秋，李大钊送李运昌上黄埔军校时，亲自对他说：“我们党要抓军队，没有军队不行啊！”“我们党要建立革命军队，进行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非常需要懂军事的人。”^⑩当时，我党帮助国民党创办了黄埔军校，不少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并且掌握了以共产党员叶挺为首的铁甲车队和在此基础上扩编而成的独立团，约2千人。但是，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的影响下，中共中央取消了党的军事工作。当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之后，造成了千百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人头落地的结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痛切陈词：“从前我们骂孙

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为此，他告诫全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⑩“八一”南昌起义，我们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党领导的自己的军队诞生了。随之，党领导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起义，标志着进入了彻底地认识组织军队的极端重要的时期。

从此，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党建的基本原理，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根据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和历史使命，毅然决然地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的首要原则。在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创造性提出了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第一次实行班排设党小组，连队设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由党的前敌委员会向连、营、团三级党委派党代表，担任党支部书记或党委书记。1929年1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古田会议”，奠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并确立了实施这一原则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1930年中共中央颁布的我军第一个政治工作条例，即《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从立法的高度强调军队必须“接受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1932年1月19日，总政主任王稼祥在《总政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一封信》中写道：“提出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同年9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的训令》明确指出：“政治机关也必须凭借党的组织，来顺利地进行一切政治的教育工作，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从而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了“绝对领导”的字样。同年10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政治工作的训令》中更明确地提出：“健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用共产党的统一意志来领导红军”。1935年，张国焘以枪指挥党的分裂主义活动从反面教育了全党，毛泽东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当时，毛泽东提出了“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的著名论断。1937年2月19日，聂荣臻、邓小平等在《红军在新阶段中的新问题与新工作——我们的意见》一文中提出了“党军”的概念，指出在新阶段要“百倍的巩固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为创造模范的党军而斗争。”^⑪1941年，《中央关于建军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党要建立一支铁的党军”，“这支军队要有巩固健全的政治委员，政治工作和党的支部之制度和工工作，以保障党的绝对领导，掌握党军在政治上须是绝对忠实于共产党，忠实于工人阶级和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⑫1941年6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我们新四军是党军，党军是执行党的政策任务的工具。”^⑬同年7月，陈毅撰文指出：“党军就是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党依靠这个军队去完成政治任务，作为党遂行政治任务的工具。党军中必须确保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不断增强这个领导。”“我们的建军任务是加强党对本军的政治领导。我们的建军口号，是为建立正规化党军而斗争”。^⑭党军就是人民军队。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再一次明确提出：“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最近，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就要自觉地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而奋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可见，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原则的提出与确立，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生动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

长期以来，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在我们党内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来自党内外各种削弱和取消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错误倾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一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全党对军事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四次放弃组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据王永均同志介绍：第一次是毛泽东、周恩来主张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同叶挺独立团一样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部队，作为各军的核心力量，陈独秀没有同意。第二次是1923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前夕，周恩来、陈延年曾提出把共产党员从蒋介石的第一军全部撤出，另与当时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陈独秀仍没有同意。第三次是1927年春，担任武汉国民党中央负责人的共产党员吴玉章等，准备组建一个由共产党完全掌握的正规师。陈独秀也不同意组建，认为枪械比别的军队都好，太惹人注目。第四次是1927年5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紧急指示”，要求以2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的5万革命工农，组建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可靠军队。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没有执行共产国际这一指示。此外，陈独秀投降主义还反对党在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5000多人，并把3000多支枪交给国民党政府，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遭到重大损失。1936年7月，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指出：

“我们未能在国民党军队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革命领导权。我们放弃了许多能够被争取过来的优秀军官。假如我们那时大力争取这些军官，在1926年我们仍然有可能为共产党部队招募和装备10个师。”

二是，1929年2月9日中共中央致信毛泽东、朱德，要他们离开红四军和红四军以连、营为单位分散游击，遭到毛泽东、朱德的批评。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后，党中央采取多种形式，恢复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是，1935年6月10日，党中央粉碎了张国焘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分裂红军、分裂党的活动，保证了党中央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当时，张国焘因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而中央红军只有3万多人，张便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争夺个人的兵权，向党闹独立性。

四是，1937年年底，党中央坚决纠正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的领导权尤其是对军队的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党中央拒绝了国民党企图在八路军中设置政训处并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八路军当干部的要求，迅速恢复了曾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坚持了党对八路军绝对领导的原则。

五是，解放战争期间，党中央有针对性地强调了反对个人独断专行和分散主义倾向，保证了对各路野战军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

六是，建国初期，高岗、饶漱石鼓吹“军党论”，胡说我们的党分为两个，一个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另一个是所谓“白区的党”。高岗还说“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枪杆子上出党”，并自诩为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理所当然的应该由他来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揭露批判了高、饶的阴谋活动，增强了全党的团结。

七是，“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分裂党、分裂军队，妄图篡夺最高领导权的阴谋，保证了军队的稳固和团结统一。

以上这些重大斗争的胜利，充分表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是在同军阀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和其它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行为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首要问题，也是按照无产阶级思想面貌建设军队还是按照资产阶级思想面貌建设军队的大问题。党不能没有自己的军队，军队不能没有党的领导。我们要自觉接受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人民军队在政治上永远合格的根本保证。

(三)

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在我们党内意见不一，而在党外也是一个争论的重大问题。近几年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极力宣扬“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军队非政治化”等谬论，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建军原则，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今天有必要予以批驳。

(一)所谓“军队非党化”，鼓吹“党军分家”、“取消各团体和军队等单位的党支部”等谬论，妄图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其实质就是把党和军队分家，使共产党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这个观点之所以错误：

一是没有搞清军队与阶级及其政党的关系。军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任何军队都必须隶属于一定的阶级及其政党。奴隶制国家的军队是由奴隶主阶级领导的为奴隶主阶级利益服务的，封建制国家的军队是封建地主阶级领导的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那末，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理所当然的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并为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二是没有搞清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结成的领导与被领导的特殊关系。自中国工农红军诞生那天起，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无条件的绝对领导之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的军队。任何人都难分离党与军队之间的这种血肉相依的关系。

三是没有搞清人民军队在新形势下肩负的历史使命。当前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暂时困难，加紧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在东欧剧变中，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向国内反对派势力屈服，放弃了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后，又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权。一些资产阶级政客直言不讳地说，对“和平演变”进行投资，比直接的军备竞赛得益要高一百倍。他们还讲，这次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大的失策，就是没有抓住军队。如果他们把军权抓过去，进而把政权抓到手，就要改变我们国家和军队的性质。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可过于天真幼稚了，一定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所谓“军队国家化”，鼓吹“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不是你共产党一党的军队”，妄图把社会主义国家中党与国家、军队的关系对立起来，否定共产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否定我军具有鲜明的阶级本质。

首先，“军队国家化”的谬论混淆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根本不同的国体、政

体。所谓国体，指国家的阶级性质，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表明什么阶级对什么阶级专政。所谓政体，指国家政权构成的形式，它与国体相适应，并为国体服务，体现一定阶级的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政体也不一样，但其本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我国的政体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而西方国家的国体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分别采取了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总统制和内阁制）等不同政体。一些西方国家在宪法上明文规定“军队不属于某一个政党”、“总统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军人在军队不允许参与党派活动”、“军人不能参加选举”、“不兼任议会议员和政府的官吏”等等。许多西方学者和政客也极力标榜自己是“民主政体”，维护公共权力，军队和政治可以分离，实行所谓“军人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但是，只要我们用阶级观点进行剖析，就不难看出其真实面目。他们所说的“民主政体”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绝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能够享有民主的民主政体。一旦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试图打破这个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建立自己的民主政体，垄断资产阶级是绝不会让它的军队“非政治化”的。西方各国总统（首相）一换再换，但不管哪个党派上台执政，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当然，对于这种没有触及资产阶级根本制度和根本利益的政治斗争，军队是不会介入的。如果一旦他们的阶级利益受到威胁时，军队就会毫不犹豫地镇压。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35次动用军队干预工人的罢工运动。美国从60年代以后，就有几十次。1963年，在美国马里兰州剑桥大学，由于黑人和学生示威不断，联邦军队进驻该校一年之久。1968年春，美国100个城市都出现了大小规模不等的黑人暴动，联邦军队进入了芝加哥等大城市，出动兵力高达88700人。196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时，美国当局不仅动用了军队，而且还派了军用飞机进行镇压。巴黎的一位记者问里根为什么这样做？里根直言不讳地回答，我那是镇压左翼，有可靠情报证明学生幕后有共产党操纵。可见，西方国家在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下，推行资产阶级的“军队国家化”，都是维护本阶级政治统治的需要。

一是，它们把狭隘的剥削阶级私利冒充为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把资产阶级的国家说成是全民族、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把军队说成是国家的民族利益的维护者，是超阶级、超政治的；然后，它们又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鼓励军人为资产阶级的私利而卖命。

二是，资产阶级在同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斗争中逐步建立的一套调解本阶级内部各党派、各财团之间矛盾的统治秩序，诸如“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等，使统治者有可能把各党派、各财团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激烈斗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它们不希望军队介入资产阶级党派之间的政治纠纷，并在法律上使军队“国家化”，独立于各党派之外。

三是，它们把资产阶级的利益、意志、权力“国家化”，把本阶级内不同党派的不同政见混同于不同阶级的阶级政治，从而迷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使他们在与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中不组织和使用军队，去推翻自身的统治权。斯大林说得好：“各国资产者都在撒谎，说军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这是不正确的。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军队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这是事实。然而这绝对不是说军队在政治上是中立

的。恰恰相反，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军队过去和现在都被卷入政治斗争，充当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⑥

其次，“军队国家化”的谬论混淆了无产阶级军队和资产阶级军队的两种根本对立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是直接为本阶级的政治服务的统治工具，具有本阶级的本质属性。这种本质属性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即阶级属性和政权属性。所谓阶级属性，主要表明这支军队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军队，服从于、服务于哪个阶级的利益和政治主张，充当哪个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所谓政权属性，主要表明这支军队属于哪个或哪种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合法性。军队的阶级属性是与其开始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使用密切相联的，而军队的政权属性的获得，是与国家的诞生同时开始的。古今中外，一切统治阶级的军队或居于执政地位的军队的性质，无不是这两种基本属性的统一。而一切尚未获得政权或已经丧失执政地位的阶级的军队，都只有阶级属性而不具有政权属性。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例，它的阶级属性，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因为阶级是一种群体，它不可能直接地领导和指挥军队，必须通过其代表实施这种权力，而这种代表的最权威者则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政党。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无产阶级的军队，在建国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过程中，作为推翻三座大山服务的工具，只具有阶级属性而没有获得政权属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虽然组织过苏维埃政权，但那只是一种临时的局部地区的革命政权，还称不上是统一的完整的国家政权，在国际上也未被认作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正式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不是统一的联合政府。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浴血奋战。所以，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一直不具备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属性。只有在我军夺取了政权，我国的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后才获得的。1989年11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军队高级干部时指出：“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一论断是对我军性质作了完整、准确的表述。从中看到，建国后我军获得的政权属性，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其特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不言而喻，我军的这个国家政权属性与早已存在的阶级属性是统一的、一致的。我军只有紧紧把握和保持自己的阶级属性和政权属性，才能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

再次，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鼓吹“军队国家化”谬论的目的，并不是真的不要军队参与政治，实质上是要我军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服从于他们那一套资产阶级政治，为他们“全盘西化”的罪恶政治目的服务。他们在首都地区戒严期间，拼凑起自己的武装，什么“飞虎队”“敢死队”等，对我军打、砸、抢、烧、杀，扬言要“绞死四千几百万党徒”；在平暴结束后，他们总结的一个重大“失策”，就是“没有抓住军队”，如果能“抓住一个师，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今后要“大做解放军的工作”，等等。这足以表明资产阶级政客们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并不是要我军保持所谓的“中立”，只不过

是他们“为我所用”的骗人花招而已！

（三）所谓“军队非政治化”，鼓吹要“取消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取消军队中的党组织”。在他们的心目中，军队一旦脱离党的绝对领导，归国家统管，军队就成为超阶级的存在物了，从而否认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否认军队的阶级属性和政权属性的统一。实际生活已充分证明这是极其有害的言论。

一是，坚持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这是全国人民长期的历史选择，也是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宪法明确规定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起领导作用，这也是四项基本原则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宪法的有关条文，正是从立法的高度，从国家的组织制度上确保党对整个国家实施领导，当然包括对国家机器主要组成部分的军队的领导。

二是，党领导和指挥军队同国家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是完全一致的。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当时党中央主席同时是中央军委主席，由党中央主席领导和统率武装力量，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军委主席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对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同时，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经过我党和民主党派协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成为国家中央军委的组成人员，实际上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便于统一领导和指挥军队。这样，发展补充了1975年与1978年宪法的条款，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明确了我军在国家体制中的重要地位，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具有全国人民赞同和必须遵守的权威性。因此，这不是削弱更不是排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恰恰相反，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加强。

三是党通过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军队实施领导，更有利于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令、政令贯彻到军队中去，推进军队的全面建设。同时，党通过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军队的体制确立之后，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长期行之有效的各项规章制度，仍将继续坚持和完善。因此，设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不会也不能改变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实质。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当然也是国家的军队，决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用强调国家领导来淡化和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与政治、军队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而军队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进行战争的主要工具，它怎么能与政治分开呢？同时，军队从它产生之日起，不仅有对外抵御入侵职能，也有对内维持现存秩序的职能。恩格斯指出：

“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⑥列宁说：“谁指望不通过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在20世纪（以及在整个文明时代），暴力不是拳头，不是木棍，而是军队。”^⑦可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鼓吹“军队非政治化”的目的，就是要让解放军只管打仗，不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不贯彻执行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脱离关系，取消党对

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一切善良的人们，只要认清了他们这种罪恶的政治目的，就会从“军队非政治化”的迷雾中清醒过来。

注：

① 列宁：《在阿列克谢也夫练马场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军事文集》第465页。

②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12页。

③ 列宁：《军队和革命》，《列宁军事文选》第76页。

④ 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列宁军事文选》第40—4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第61页。

⑥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军事文集》第294页。

⑦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8卷第110页。

⑧ 列宁：《在第一次全俄党的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列宁军事文集》第583页。

⑨ 《毛泽东致彭德怀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5页。

⑩ 李运昌：《大钊同志送我上军校》，刊于198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⑪ 毛泽东：《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4页。

⑫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第574页。

⑬⑭⑮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28页、第71页、第91页。

⑯ 斯大林：《论红军的三个特点》，《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页。

⑰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

⑱ 列宁《论“废除武装”的口号》，《列宁全集》第23卷第93页。